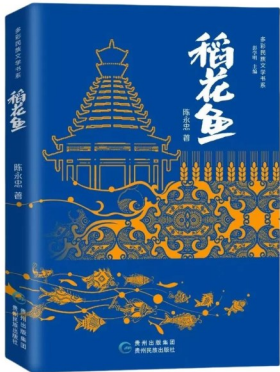


用真诚的文字嵌入故乡

——陈永忠小说集《稻花鱼》读后感

□ 姚 瑶



陈永忠小说集《稻花鱼》

侗族作家陈永忠的小说集《稻花鱼》近期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20万字的小说集由16篇短篇小说构成，多数篇目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西部》等刊物上发表过。近年来，陈永忠主攻短篇小说，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出色的成绩。从我阅读的部分文本来看，他的作品以故乡黔东南的现实生活为创作背景，文本具有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底色，为读者呈现了黔东南之美。从集子里的《山那边水那边》《花开的寨子》《开秧门》《鸭客》《落雀谷》《风雨桥》《稻花魂》等来看，标题上都带着强烈的地方性，他用文学的方式讲述苗侗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的生计，构筑属于故乡地方性的文学天堂。

《稻花鱼》以侗族乡村为叙事空间，书写稻花奶奶、公公与阿朵三代人的生活交织，洋溢着浓郁的民族和地域风情。阿朵用手机直播的方式记录公公和稻花奶奶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故事，作为读者呈现了黔东南的苗侗婚俗、稻田养鱼、酸汤美食、斗牛等文化元素。作者笔下的民间生活、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所勾勒出的乡土，有韵味、有温情。他以“稻花鱼”为核心意象，将农耕文明、民族记忆与个体命运融进文字，是对故乡烟火的深情回望。在缓缓推进故事情节的同时，他引导读者对乡土文明的转型进行深入思考。

我一直认为，故乡的地方性是作家思想的出发点，那块地藏着无限可能的文学富矿。刘志华在《文学地方性：贵州三代

作家创作管窥》中写道，蹇先艾的风俗小说以田园牧歌的情调，在怅惘、忧郁的情绪中向读者展示出“老远的贵州”那种前现代的生活；何士光笔下的“梨花屯”世界，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乡土变革的诗意审视；欧阳黔森书写乡土传奇与村野生活，带给读者的是对这片土地厚重历史与当代生活的体认。三代作家选择用地方性元素，通过文学的方式讲述贵州近百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他们的文本展现了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理念，进而建立起丰富的精神内涵。

在阅读这部小说集的过程中，《鸭客》和《半边月》让我记忆深刻。陈永忠生活在黔东南，写的就是他熟悉的乡愁、故乡的田坎、故乡的人物，他试图在文字里建立属于自己的精神版图。在他笔下，鸭客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拉近了我与作者的情感距离。日夜浩荡东去的清水江，诞生了无数鲜活的故事，此刻不急不缓地流入我心田，让我久久难眠。

“那次，他们歇起来很投缘，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于是，就在堂屋结拜了兄弟（当地叫打老虎）。”“款”是带着独特地域特色的方言，我们常说款天，就是吹牛的意思。“打老庚”也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他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侗语方言（如“恁个早”“背时的”），使文本更具地方性。

“鸭客住的寨子叫冷水寨，那里有养鸭的传统，家家户户都养，人们养的鸭叫三德鸭。为什么叫三德鸭？鸭客与男主人喝过两杯之后，卖起关子来，不直接讲鸭，而是讲冷水寨种的稻子可不是一般的稻子。一年秋天，有人在一块水田里发现一株禾苗居然抽出了三线穗子，真是奇怪。”他在这里巧妙呈现了地方性文学书写的精彩。

作家笔下的历史、现实、文化、故事、语境，往往与作家生长的这块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评论家谢有顺曾说过：“在全球化时代里，文学就是强调地方性。”地方性的存在让中国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地方”的视角，一部小说或许会乏味得多。方言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地方性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在谢有顺看来，文学意义上的地方性是文学写作的根基，“它强调的是一种个性的、个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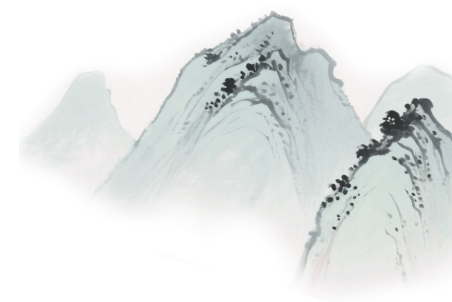
表达。这种表达，一直是文学极为重要的一种方式”。陈永忠在小说中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这种个性。一唱：“看鸭客，天上月亮想找伴，地上鸭客还打单，问你心宽不心宽？”一和：“哥不愁，天上月亮弯又弯，地上鸭客还打单，你讲哥心宽不宽？”这些唱词朴素柔软，体现出陈永忠对现实生活、地域环境、地方传统、风物习俗的观察能力、体验能力、表达能力，从细微感知升华到文学表达。

“天上的月亮只有半边。另一半呢？落在了田坝子。”“寂静开阔的田坝子，一弯半月在夜色里闪着光。”这是陈永忠在《半边月》里的开场白，读来颇有诗意。陈永忠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大量民歌：“看鸭客来看鸭客/竹子篙篙十八节/白天跟着田坎走/夜晚睡的半边月。”“这边唱歌怎不接/难道与哥没有缘/哥的妹妹有几个/像我乖的有没得。”带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给小说增色不少，增强阅读的快乐，这正是文学地方性的魅力。

小说即是记录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和难以言明的人类情感。作者在《鸭客》里写鸭客，在《稻花鱼》里写阿朵的自我救赎，其实也是写我们自己。从《稻花鱼》来看，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物的命运遭际与地域、风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未止步于田园牧歌的浪漫式书写，而是直面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

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地方性文学书写的叙事范式，将地域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生态命题。作者为故乡的一棵树、一只鸡、一只鸭、一头牛等万物赋予诗意，用真诚的文字嵌入故乡，为地方性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

■ 姚 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星星》《诗刊》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22年《民族文学》年度奖。



纵身困牛山

（外二首）

□ 徐 引

意志将山道拧成绳结
铜枪喷涌的焰火
已击退敌人
第三十七次冲锋

残阳把枪托熔成铁水
洒向万丈崖谷
被弹孔撕咬的红旗
仍织补着黎明

一百余双草鞋
宛如踮起脚尖的世界
坚守着身后的炊烟
哪怕世间已无轮回

当身体绘出抛物线
信念比子弹更决绝
困牛山便接住了
比星辰闪耀的红星

困牛山的回忆

困牛山的绝壁上
遗留着当年的弹壳
每到中元节
军号就会点燃峡谷

松柏总在黄昏懊悔
秋风把誓言揉进年轮
野菊花盛开
在他们跌倒的地方
成为了青春的宣言

我从未听到
困牛山开口讲话
却用花岗岩的沉默
高举永不倾斜的旗帜

秋风细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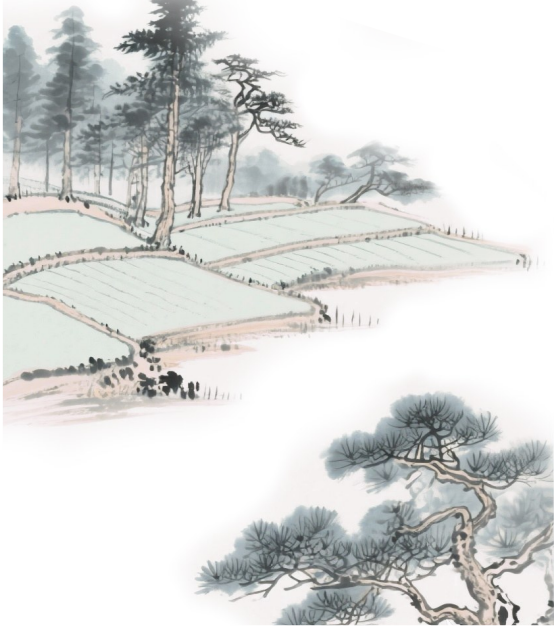
纪念碑雄伟的腰身
在太阳的浇灌下
被泪水拉长了影子
像新兵接过了英雄的钢枪

我们站在荣光里
听松柏复述，那些
追逐信仰纵身的英烈
如何化作稻田里的金波

稚子指着碑上的名字
问：他们去哪了？
秋风摇曳着红领巾
俯身轻语：

在飞机掠过田埂上
在星火通明的村寨里
在你崇高的理想里
他们正朝着我们走来

■ 徐 引，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诗歌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飞天》《中国文艺家》等。



一支木制船篙，在水面一来一回悠然搅动，逆流而上，都柳江岸上的侗家鼓楼、房屋、凉亭、伟岸参天的古榕群徐徐展开，映倒在这条翠色玉液中，还有天上的飞鸟和云雾，都被这二话不忙的木篙搅碎，碎成阵阵涟漪，迷离恍惚，犹如风中荡动的一匹长长的彩绸，没有人能描绘她朦胧柔媚的花纹……

初到黔东南州榕江县三宝侗寨，走的是水路，时值初秋，下着小雨，侗寨被飘动的雨雾笼罩着。伫立于堤岸的古榕群，跨江而过的石桥，还有那藏于榕树之后的屋脊，亦隐约出没在飘忽的雨雾中。

我撑着伞独坐船头，划船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一边慢慢悠悠划桨，一边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关于三宝的各种往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着，自顾饕餮江岸风景，栖息在微风细雨中，任三宝的雨丝洗涤积压心灵已久的苦涩。

一个外乡人，来到三宝侗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古榕树群，以及一切和古榕群连在一起的景物。

古榕树高二十余米，胸围三米上下，成群列阵耸立于都柳江堤岸，犹如一条柔软碧绿的绸带，铺展于河水村寨间。拔地参天的树干，吞云吐雾的树冠，遮天蔽日的浓荫，加之枝干形状各异，有些似娇羞的少女，有些似健壮有力的男儿，有些似苍老羸弱的老妇，而有的则如猛虎下山，豺豹卧岗……各自翘首弄姿，俯首顾盼，形态万千，各具特色。

村寨的尽头，与江水齐平处有一大小合宜的浣洗台。一个穿着蓝色侗衣的村妇在石板上捣衣，长发盘着，一朵撩眼的红花发饰插戴在发髻间，只管忙于手头活计，全然不顾自己早被小雨打湿了。

正为此位村妇隐隐焦急，远远望见一个八九岁，身着板栗色侗衣的小男孩，攥着雨具匆匆赶来，扯开雨衣，火急披在村妇身上。两人相视一笑，村妇仍娴熟熟练地捣洗衣物，男孩撑着伞站在边上，嘴角忽张忽合，不知是在唱歌还是背诗给村妇听。我的视线模糊起来，许是秋雨“润”双眸，许是眼前这幅侗家母子捣衣图景涌起了我内心沉睡已久的感动。

别过船家，弃船登岸，古榕树脚周围用鹅卵石铺就的“花街”，一刹那跃入眼帘，长六百多米的路面上，镶嵌着十二生肖图案，让游者深感精美别致。湿漉漉的鹅卵石路匍匐在每家每户的庭前屋后，蜿蜒，曲折，于某处消失于游者视线，给人无限的惬意与遐想。

此时的侗寨分外安静，走近榕树细看，更觉苍老奇，每棵皆需四五人牵手方可合力围抱。大约是初秋雨水缘故，长在树干上的青苔愈显苍翠，而新叶的丰盈抖擞，同青苔相衬，更添几分年代悠远之感。驻足树下，我愕然了——不敢想象，这千年榕树，历经了多少烟尘与繁华，见证了多么落寞与兴盛，又亲历了多少冷暖与辛酸。你看，流传于三宝的侗族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珠郎与娘美”的凄美爱情传说，不正是绝佳的诠释吗？

三宝侗寨依水而居，沿鹅卵石花路漫步，独具特色的房屋依次亮出来。三间三层木制样式楼房错落有致，大门临街而开，两耳配以精致窗花的橱窗，古色古香的黄棕色正虔诚地向路人展示它的岁月与沧桑，加之这鳞次栉比的楼屋氤氲于烟雨朦胧的季节里，更添几分湿润，几分诗意。信步其间，静享安详与闲适。

倏地，不知从谁家走来一位衣着白衣短裙，十六七岁的侗家姑娘，手中撑着一把大红色竹伞，步子轻巧而急促，掠过我身边时，见其肤若凝脂，眉目有情，娉婷婷婷，相视瞬间，同我莞尔一笑，清纯甜美，婀娜袅袅。这一画面分外熟悉，那活在梦里的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鲜活了眼前同属丁香一样的侗家姑娘，刻烙在路人的梦中。

小巷的尽头即是村寨的广场，平日里侗家乡民在此晾晒农作物，而每逢盛大节日，则又成了侗家儿女载歌载舞的天堂。广场那端，巍然耸立着闻名遐迩的三宝鼓楼，倚天拔地，雄伟傲岸，笼罩在蒙蒙烟雨中，更显俊秀与神秘。在侗家人心中，它是一位仪态炯炯的守护神，站在时光的窗口，与村寨双宿双息、同舟共济。我穿过广场，极力靠近它，小高跟踩在湿答答的青石板上，隐约有声，脚步再放慢些吧，切莫打破这隅静谧与安详。可以想见，节日里盛装出席的侗家儿女们，在此尽情歌舞，尽情狂欢，尽情挥洒青春活力，那该是一番怎样震撼人心的盛世太平景象呢？

站在三宝鼓楼前，才发现比远观更令人敬畏。单是三重檐四角攒尖木质结构，高达二十一层的楼身，就足以让游者为之叹服。鼓楼内，绘画和雕刻有侗族先辈传承下来的古风遗韵与民间习俗。我被震撼了，也沉醉了。它矗立着，我猜不透它笑看世间百态、人世沧桑时，内心装载着怎样的豁达与宽厚。我揣摩着，它与广场另一端的一棵古树，想必是千年知己，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难忘这个诗意浓浓的初秋，梦幻般的初秋。三宝侗寨卧在细雨的怀抱中，俨然宣纸上无与伦比的水墨画。那温婉的侗家村妇、贴心的小男孩儿、美丽的侗家姑娘，还有那江水、古树、房屋、鼓楼，每每出现在梦中，令我回味无穷。

看不够的鼓楼榕树，赏不完的侗寨风情。我暗许着，一定再来三宝侗寨走上一遭，与她相约在“客舍青青柳色新”的三月天，要么不经意地与她邂逅在“荞麦花开白鸟香”的早秋时节，那时我定然又梳上一溜长辮，着一袭长裙，静坐在侗寨榕树下凉亭木凳上，那鹏飞在晨辉霞光里的三宝侗寨必是别样的美，映倒在醇香的米酒缸里的侗家儿女的笑容必是别样的灿烂。

■ 杨银凤，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会员，榕江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贵州日报》《黔东南日报》等。



赏月还需登高处

□ 陶永贵



无论你驾车上高速，还是自东向西驶进小城，笔架山，在杭瑞高速快要接近它时，那陡峭、急促、突兀又高耸的山势，定会牢牢地吸引着你的目光，无论是阴雨天的朦朦胧胧，还是晴日里那种直插云霄的高不可攀，都让你仿佛到达了世外桃源。

东起二眼塘，西抵花家仓库的笔架山，主峰两侧的堰塘垭与杨家坳，以深凹的姿态下沉，使得笔架山孤峰凸起，形成五山四鞍之势。若是天开云散的夏季，从北面远远眺望，它犹如一具硕大的笔架，摆在以龙里大坝为平地的案台上，彰显出古朴又庄严的气势。不知何时起，“笔架岩”的署名由此便印在人们的心里。

古碑所记“此山好似峨眉景，胜过青年紫竹林”。这里的笔架山主峰，东西两方与正北面均是悬崖绝壁，在临北的“笔架岩”那险峭陡直的石壁上，天然石洞自腰部转折向上连通山巅，昔年丰收时节，人们在山前的一处平地劳作，巧遇高崖上有仙女凌空歌舞，由此得名“仙人洞”。洞内曲径通幽，洞腔宽阔，洞窗自然形成，又有形态各异的石笋和栩栩如生的石纹壁画，人们因地制宜地将岩洞进行拓展后，凭借石洞形态，硬是在绝壁上建造出了一座挂壁楼阁。

登高赏月，笔架山后的观月亭，可谓绝佳之处。笔架山后方圆通寺前侧，左翼突起一座山顶不足两丈宽窄的小石山，山峰独立，四面悬崖，低谷与山峰直线落差百米，这座六角重檐飞翘的小亭，刚好建于顶上，除开亭基的位置外，仅剩一道两尺宽的石梯可通上下。白日登临时，陡峭的石梯就已显现曲折与细窄，观月亭如盔枪般矗立山巅，在亭内凭栏探头环视，周围风景秀丽，山水风光旖旎，但却难以见到脚下山崖或岩体，这种四面悬空的感觉，让人顿时惬意横生，唯恐失足即成千古，或是小事突然倾塌而瞬间坠入深渊。

金秋时节登上“仙人洞”挂壁阁楼，尽

收眼底的农里大坝已不再是曾经的百亩良田，而是城区扩建后呈现出的高楼林立，霓虹灯闪耀着各色光影，邻近山脚的稻田与坡地上的土坎相接，城市街道连接青山绿水，俨然一幅恢宏的彩墨画舒展在眼前。“笔架岩”山前稻田里的稻谷，收割后留下了一个个草垛，散列在田土之中，恰似秋后在田间排兵布阵的军士，默默守护着土地的安宁；矮丘上的玉米也被收入了农家的小院中，玉米茎秆被砍掉以后，山坡上的一道道土坎显露了出来，蜿蜒曲折地盘伏在山岗上，像极了一条条刻在大地上的皱纹，凸露着岁月的痕迹。

当金晖西沉入夜，月升东方，从“仙人洞”转向观月亭，攀小石梯登高临境，新老城区的灯火早已将天空渲染成一道彩色的菱蓉。天河里的星辉将暮色点缀，如丝般的空气如约而至，清风拂去了山峦与高楼夏日的烦躁，一切慢慢地安静了下来。远处的夫娄山脉如龙脊般影影绰绰，山梁上的风力电机与观光大道流光异彩，与星空融为一体，分不清是哪里路灯，是星星。

簪河水以蜿蜒穿梭的姿态，从石仓山脉最低处的擦耳岩掀帘而出，悄然于普照湖静立、旋舞和对仗，在醇厚的酒香里沉醉一段时光。在天明前醒来，趁着夜色朦胧，迈开婉约而洁净的步子，向东方飘去了。只有秋夜的月亮，她静静地高悬在笔架山峰峰上，发出明亮的金光，不因观赏她的人各异而缺席，也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哀叹，只要是金秋夜下，她总是要比任何时节更圆、更大和皎洁。登上观月亭后再细细地欣赏她的美态时，这玉镜盘一般的皓月更是在原有的轮廓上大出一圈，距离上与我们更近一步。对月当歌，星辰即手而摘，高处凌空与星海吟诵诗章，与太白在夜辉里举杯共饮，仿佛天上人间。这也许就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绝

妙吧。

或许这人间仙阙，就是这月华如昼，清风如冰的仙人洞或观月亭吧。当这面玉镜盘就挂在观月亭的飞檐下时，可见月宫中那月娘娇柔的身影，清晰无暇地在镜中映射，那褪却清纱后的容颜滑如凝脂，纤柔细长的指尖高高地轻梳着这片凡间，山水渐渐变得静谧与温馨。月宫里的桂花树金桂满枝，桂香从花蕊深处溢出，悄然从鼻腔滑入脾胃，吴刚与玉兔仙子依栏沉醉于泛香之中，久久不能回神。被月色与星光装点的大地，随着清风的轻抚与月华挥洒，不知不觉已经合上了眼眸，她经过了春天萌芽、夏日拔节后，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夜晚，已然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此时的她轻合双眸，静静地平躺在天地之中，妙曼又窈窕的身姿尽显凹凸别致，让每一个爱月、赏月的人至此忘神和迷失。

如果说登高赏月月更明，那笔架山上的观月亭，无疑让每个爱月者都愈发痴恋。笔架山仿佛是连接凡尘与天界的纽带，每当登高置身空中，凡尘的纷扰与喧嚣器总在清风明月的清幽中得到渐渐涤净，在此处你可以暂忘荣辱与得失，于淡泊中寻得宁静致远的心境；一切的功过成败，都随夜的渐深而更迭，当心头有郁结不释然时，那就不妨一举登高临境，与清辉共抒逸情。今夜此轮皓月，曾照千年古人，而曾赏此月的身影，早就消散在时光里无处寻觅。唯有年复一年金秋夜空里的月辉，见证岁岁年年，温馨抚慰着每一颗向月而生的心灵。

■ 陶永贵，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浙江日报》《中国作家网》等。

